

暗香^著

执手

看江山

江山^{执手}
[上册]



几次死里逃生，几番临危相助，
一场阴谋与智慧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对峙。

爱情再美抵不过流年，当爱情已经逝去，该如何挽回曾经遗失的美好？

江山与美人，孰轻孰重？谁才是他心头的那一点朱砂？

百万读者翘首期盼，资深古言作者暗香最新古言力作！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执手看江山^上

暗香 著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执手看江山 / 暗香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08855-2

I. ①执… II. ①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586号

执手看江山

ZHISHOU KAN JIANGSHAN

暗 香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罗玉平 李 雯

责任校对: 夏 宇 周太华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34 字数: 645 千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8855-2

定价: 5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不做贤良妇，且看凤飞舞.....	3
第二章 纵谋算深深，可谁主乾坤.....	25
第三章 良辰美景在，奈何天意难.....	47
第四章 风后人江云，长江送流水.....	70
第五章 灯会现杀机，夜晚露风华.....	93
第六章 飞絮飘无定，同心结未成.....	116
第七章 风起入宫闱，杀机隐隐现.....	141
第八章 晚来起争执，夫人心不甘.....	165
第九章 入宫深似海，步步藏玄机.....	188
第十章 鸾凤将初鸣，帝心难猜疑.....	210
第十一章 寻春去较迟，惆怅怨芳时	231
第十二章 帝心难猜度，百花竞相妍	253



楔子

酆雪是一名梦境分析师，沉迷于各种关于梦境的案例中，试图透过梦境能还原寻找出人性格的缺陷，进而加以治疗。

这日接到一桩奇怪的案子，博物馆忽然请酆雪前去，这让她很是意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能帮到博物馆的。怀着好奇之心，她就踏上了这次旅程。

下了飞机之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早已经在出口等着，热情地帮她拿行李，然后送她上车。

接机的工作人员，很显然也不太知道内情，但是却知道酆雪是国内颇有盛名的梦境分析师兼心理专家，因此也不敢怠慢。

“酆小姐，您是先去酒店还是直接去博物馆？”

酆雪微微一犹豫，就说道：“先去博物馆吧，我对这次的事情还是比较好奇的。”

那工作人员笑了笑：“您真是敬业。”

车子一路到了博物馆，酆雪没想到馆长居然在等着她，不由庆幸自己没有先去酒店。

“欢迎，欢迎，这次真是辛苦酆小姐了，这么老远地让你专门跑一趟。本来应该由我们这边亲自带人过去，但是事情实在是有些复杂，还请见谅。”馆长有些歉意地说道。

因为事情关系到出土文物的安全性，所以才不能直接带着东西去找酆雪。这一



点在电话中已经说明过，她笑了笑：“没关系，都是为了工作，能理解。”

一路寒暄到了会议室，分开坐下后，馆长把事情简单地讲了一遍。

“这次出土的文物，有件比较罕见的东西，据说是皇室继后留下的手札。但是其中有很多地方已有破损，而且艰涩难懂，知道酈小姐是有名的心理学家，而且还能通过梦境还原真实情景，这才特意邀请您走这一趟。”

酈雪有些意外，看着馆长说道：“我是需要对着人才能进行梦境分析，您让我对着一本手札，这……实在是有些困难。”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知道这有些困难，但还是希望酈小姐能帮帮忙，尽力一试，即便不成功，我们也做了最后的努力了，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馆长也知道这件事情有点强人所难，不过为了解开手札中的秘密，自然还是要努力劝说的。

不得不说，酈雪自己也十分有兴趣，略一考虑就应了下来：“不过咱们提前说好，我只是尽力一试，您知道您让我透过一本手札做这种事情，其实是有些困难的。”

“当然，酈小姐能答应我们博物馆已经是很惊喜了。”馆长站起身来，看着酈雪又道，“还请酈小姐跟我来。东西放置在特殊的环境中保存，因为年代久远，所以不得不放在特制的箱中加以保存。”

酈雪自然是能理解，就起身跟了上去。

走到一个小屋中，玻璃箱中放着一本泛着黄色的书本，她垂目细看，只见上面角落里手书几个小字，酈氏贵女，香雪手书。

酈香雪……

酈雪……

竟跟她的名字有些相同，难怪博物馆能第一时间想到她，真是巧得很。

不知道是不是这本书主人跟她的名字有些相同，还是这本手札有异常的吸引力，酈雪简单读了几页之后，就对馆长说：“我想先看会儿，然后咱们再讨论行吗？”

馆长大喜，看着酈雪十分有兴趣这才松了口气，立刻让人将手札小心翼翼地取出来，又叮嘱酈雪翻页之时一定要小心、爱惜，这才带着人走了，给了她一片寂静的空间。

酈雪捧着手札，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慢慢沉入其中，随着手札讲述的故事深入，吸引了她全部的心神，整个人不由沉入到那书中的梦境之中。



第一章 不做贤良妇， 且看凤飞舞

酈香雪的人生很悲哀，宠冠后宫的皇后只是一个挡箭牌。

酈香雪到死都忘记不了甘夫人那张得意张狂的脸，她怎么都想不通，明明是自己跟成睿帝两情相悦，为什么到了最后甘夫人反而成了他的真爱。

她不明白在自己面前一直是温柔笑意的甘夫人，为什么对自己会有那么强烈的仇恨，以至于陷害谋杀自己。

酈香雪想不通，有太多的想不通以至于她坠入地府，都不肯踏上奈何桥，喝下孟婆汤，转世投胎。她不服，凭什么自己恪尽职守做一个好妻子，好皇后，最后却落得一尸两命的下场，是的，被人悬挂上房梁，她的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才刚刚一个半月的孩子。

她的夫君还不知道，在她第一次小产这么多年后，他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孩子。

她还没告诉他，就已经一尸两命。

这个世上有很多可笑的事情，最可笑的事情，莫过于在她被亲手打入冷宫，废了皇后之位，被他的宠妃甘夫人逼死之后，他居然给了她最大的死后哀荣。

“圣谕，皇后酈氏怀执怨怼，数违教令，心性狭隘，谋害皇嗣，缴其皇后玺绶，迁居沉栖宫，无诏不得外出，钦此！”

“圣谕，废后酈氏于冷宫自缢，朕闻之大恸，数日难眠。思及往昔，与朕识于微时几多辛苦，也曾患难与共性命交付。虽后犯下大错，然功不可没，故复其后位尊称，谥号孝元，葬于帝陵，待朕百年后同椁而葬，钦此！”



当看到这里的时候，酈雪只觉得这个皇帝简直就是人渣中的人渣，酈香雪怎么会爱上这样的男人，真是可悲可叹，又令人觉得不甘跟愤怒。

第一道废后诏书，冰冷无情，让人心寒，十载夫妻一朝纷飞，哪里还有往昔的情义可言，这样残忍的事情，是酈香雪的好夫君亲自下的诏书，当初她听到这诏书时，不知道有多么的无限的绝望跟不敢置信。

第二道追封诏书，多么虚伪，为了在天下臣民的面前树立一个深情无限，又宽容大度的君王形象，居然给酈香雪追封谥号为孝元，而且还在天下人前许诺，百年后与之合葬，她只想呸一声。

甘夫人知道后，只怕要撕碎了帕子，砸碎了茶盏，恨不得将酈香雪鞭尸烧骨才能解心头之恨吧。最想跟成睿帝合葬的是她，最想得到元后这个封号的也是她，哈哈，只可惜即使酈香雪死了，她也一辈子得不到。夏吟月你算计了这么多，可唯独没有算计到你心心念念的成睿帝，为了自己的帝王威仪，为了天下臣民的归心，为了安抚清平酈家，为了安慰酈香雪的父亲丞相酈茂林，会把这样无限风光的哀荣给了她这个已死的人。

只有原配夫妻，才能用这个“元”字作封号，皇帝以孝治天下，孝元这个谥号，的确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可是再好有什么用呢？再好，酈香雪也已经死了。再好，也不能抵消她的仇恨。

酈香雪已经香消玉殒，可酈香雪带着她的记忆，觉得不能这么便宜了这个皇帝，她要在梦境中继续那段历史，寄生于因重病垂危的夜将军的庶女夜晚身上，为酈香雪讨个公道。

而三个月后，便是孝元皇后薨逝三年后第一次选秀。本来孝元皇后死后第二年就是三年一次的选秀，但是成睿帝却因为皇后新丧取消了选秀，又博得天下臣民的无限敬仰跟赞誉。

能把死人也利用得这般彻底，成睿帝果然是一如既往的精明。

酈香雪叹息，只可惜酈香雪以前没看穿他的真面目。所以，三个月后的选秀，她一定要进宫，酈香雪的仇她要为她一点点地讨回来。

夜晚凝神望着漆黑的夜色中，那姜黄色的帐子顶模糊的影子，嘴角露出一个冰冷无情的微笑，慕元澈，你欠酈香雪的我都会替她一一地讨回来，十倍百倍！

当今成睿帝继位已有八年，说起选秀之事却不过只有一回，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安庆八年，文宪帝驾崩，清陵王慕元澈登基。文宪帝儿子众多，慕元澈并不是其中最受宠的一个，皇子之间党争厉害，到了后期更是凶险异常。酈家乃是清平世家大族，根深叶茂，门生众多，自从酈香雪被指婚给慕元澈，酈家就全力支持慕元澈。

据说清陵王跟王妃感情甚是融洽，除了一个正妃，一个侧妃都没有，便是有几个侍妾也基本上是摆设无宠。到了元丰初年清陵王登基，更是直接封酈香雪为皇后，连登基当年的选秀都给推拒了，只有潜邸的几个老人进宫封了嫔妃，然则居高位者不多，对皇后没有一丝威胁。

皇后盛宠，家族荣耀，繁花似锦的表象，酈香雪成为天下女子崇慕的对象。

待到皇帝登基第二年，才有了第一次选秀。再后来，便是到了皇后被废，第二次选秀又被延期，如今数来，这次选秀居然是成睿帝登基八年之久的第二次选秀。

如今后位悬空，后宫之中居高位者又不多，这次选秀整个大夏国都是异常的热闹。京中各世家大族，高官贵胄，更是铆足了全力，盯准了后宫那个悬空的高位。

虽然如今后宫有圣宠不衰的甘夫人，但是甘夫人跟酈皇后一样，已经跟随成睿帝足足有十年了。十年，什么样的新鲜感也没有了，更何况甘夫人膝下也只有一个才四岁的公主，没有儿子的女人想要坐上后位还真不容易。

后位，最后落于谁手，谁又能预料呢？

正是因为这样，这一场还未开始的选秀，就已经在京都暗潮叠涌，不时地听说哪家的姑娘大冬天的落水了，哪家的姑娘参加宴会回去后便高烧不止，又有哪家的姑娘不是碰了这里，就是伤了那里，这样的消息几乎日日不绝。

因为这几日这样的消息比较多，尤其是刚传出来国子监祭酒家的女儿阮明玉参加内阁学士杜家的宴会时，居然伤了脚踝的消息之后，夜家就推辞了京都中好几家的帖子，让待选的几位姑娘专心在家备选，竟是连门都不能出了。

夜晚披散着头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阮明玉的老爹虽然只是一个从四品的官，但是人家的女儿出色啊，生得那叫一个国色天香，号称京都第一美人。这样的美人自然是所有人的公敌，只是没想到最沉不住气的居然是杜家。

厚厚的绣着鲤鱼戏莲图案的棉帘子被拉了起来，穿着粉色出锋比甲的冬晴，鼻尖冻得红红地快步走了进来。看着神态悠闲的夜晚，焦急地低声说道：“我的好姑娘，你怎么还在这里看书，那边都准备出发了，您这是要生生急死奴婢吗？”

夜晚看着冬晴，知道这是一个忠心的，难得露出一个笑脸，道：“急什么，这样冷的天出门上香，能晚出去一会儿就晚出去一会儿，这不还没到出发的时辰吗？”

冬晴看着自家姑娘不急不忙的，显然还不知道这个最新的消息，于是弯下身子，在夜晚的耳边低声说道：“姑娘，奴婢可是听说今儿个去相国寺烧香是不错，我听大姑娘屋里的醉柳不小心说漏了嘴，听说好像今儿个皇上要微服到相国寺上香，奴婢能不着急吗？”

夜晚心里咯噔一声，她几乎都忘记了，对啊，每一年的冬至，成睿帝都要去相国寺，而且是微服出巡，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不晓得夜箫怎么得到了消息，居然让



她们今几个去相国寺，看来是想安排一场偶遇了。

夜箫最钟爱的女儿，嫡长女夜晨可是铆足了劲要进宫的。只是他们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那就是在大将军府毫不起眼的庶长女夜晚，却是这个世上最了解成睿帝的人。

夜家精心安排的这一场邂逅，只怕是要便宜了她夜晚了。

也好，她本就是要非进宫不可的，夜晨几次算计她，今几个她也算回敬一回。

“更衣，梳妆。”夜晚站起身来，重生后，没想到这么快就要与慕元澈见面，她忽然很期待，慕元澈在那个地方见到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夜箫，从一品大将军衔。近年来边关无战事，武将在朝中的地位就越发的式微。因此夜箫才想着送女儿进宫，以保住荣华富贵。

夜家的情况不算是很复杂，但是也绝对不简单。

大姑娘夜晨、四姑娘夜曦，二少爷夜震跟三少爷夜威都是将军夫人黎氏所出，因此声壮腰直，在将军府的地位稳如磐石。除此之外，二姑娘夜晚跟大少爷夜宁都是萍姨娘所出，三姑娘夜萱是梅姨娘所出。

这其中萍姨娘是夜箫在外任职时纳的妾室，夜晚跟哥哥夜宁也是在外出生。梅姨娘是将军夫人身边的丫头，后来生了三姑娘才被抬升的姨娘。除此之外，将军府诸多的姨娘侍妾居然一无所出，由此可见黎氏的手段多厉害。而且后来夜箫回京任职，萍姨娘随着回来，没过几年就过世了，要说萍姨娘的死跟黎氏一点关系没有，夜晚是不会相信的。

萍姨娘生得极为貌美，只可惜夜晚的容貌并没有随她，但是夜宁生得相貌堂堂，眉眼之间比夜晚还要精致几分。每次夜宁看着妹妹，都要说一句，两人的容貌换一换就好了。每每此时，夜晚就挽着哥哥的臂膀，低声轻喃，若真如此你我兄妹怕也不在人世了。

一个长得极为美貌的庶女，进宫选秀可不是嫡女的绊脚石吗？一个眉眼过于精致的男子，总会给人一种过于衰弱不堪大用的印象，正因为如此，黎氏才能容得下这两兄妹。

只是，黎氏终究是心狠一些，看着夜晚的性子很是沉稳，就怕是个有心计的，这才设计了马车失事，只是黎氏再怎么也想不到，原来的夜晚是真的死了，只是现在活过来的夜晚更为可怕。

夜晚看着镜中的女子，这张脸如今她算是已经瞧着习惯了。初初醒来的时候，好几日都不愿照镜子的。酃香雪很美，便是现如今号称京都第一美人的阮明玉，那也是不及她一半艳色。因此镜中女子的容貌即便是并不庸俗，但是跟酃香雪的容貌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多。

不过现在想想，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夜晚的容貌虽不是明艳照人的，但是也别有一番柔美温润，见惯了倾国倾城花，这样的温润如玉也许能走出另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来。

嗯，那盛宠的甘夫人其实也并不多美，至少远不及酈香雪的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成睿帝慕元澈的口味，其实是有些奇怪的。

看着冬晴拿着的玫紫色遍地洒金出锋袄子欲给自己换上，夜晚摇摇头，神色十分平静地说道：“我记得箱子底有件天蓝色白狐毛小出锋的袄子，就穿那件吧。”

“会不会太素淡了？”冬晴有些犹豫，抬眼看向自家姑娘。

夜晚浅笑，酈香雪第一次见到慕元澈，穿的就是一件天蓝色狐裘。地点也是在相国寺，没想到兜兜转转，两人的初见居然还是相国寺。夜晚的心理是极为复杂的，有种说不明白的感觉，对于相国寺她是极熟悉的，因为以前慕元澈每次微服，她这个皇后都是要伴驾的。

酈香雪曾经以为，在慕元澈的心里，原配发妻终究是不一样的，他们也有过花前月下的牵手，也有过如胶似漆的甜蜜，可最后却落得那样的境地。

收敛心神，嘴上却说道：“我们今儿个不过是陪客，若是穿得太打眼，只怕又招了夫人忌讳，平白的自己吃苦头，倒不如素淡些。”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衣衫，慕元澈乍见这样的自己，会是怎样的反应，夜晚很是期待。

冬晴看着自家姑娘嘴角的笑容十分古怪，不过姑娘说得有道理，当下也不敢再劝，忙替夜晚装扮起来，然后夜晚才起身往黎氏的院子走去。夜老太太年岁已高，寻常也不爱让夜府众人前去请安，也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才见一见人。这次相国寺之行，夜老太太自然也是不去的。

一踏进黎氏的院子，就听到正房里有欢声笑语传来，格外的刺耳。又往前走了两步，就听到一句话轻飘飘地传了出来：“娘，做什么还要让夜晚那小蹄子去，每次看到她我都难受得紧。”

夜晚的脚步一顿，面上带了丝丝尴尬，做胆怯状就有些不敢抬脚往前的样子。此时正房帘子后面黎氏的大丫头惜香，正盯着夜晚的脸看，瞧着露出这样的神情，这才掀起帘子带着大大的笑容走了出来，开口说道：“二姑娘来了，夫人正念叨您呢，就怕天冷您的身子骨受不住，让奴婢出来接您。”

夜晚看着惜香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用帕子掩了嘴轻咳一声，这才道：“让夫人担忧是夜晚的不是了，夫人昨儿个睡得可好，这天一冷腿还酸痛吗？我正给夫人做软垫，只是手笨人拙，做了这许久还未完成，实在是羞愧得很。”

惜香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容更盛了，一边引着夜晚往里走，一边说道：“夫人



知道二姑娘身子骨弱，寻常也不让您费神，就怕伤了身子，咱们府里有针线房呢。您有这份心，夫人就很开心了，二姑娘晚上可不要熬夜，夫人知道了定是心疼得很呢。”

“不过是我的一片孝心，我别的并不出色，唯有针线还能见人，只盼着夫人别嫌弃。”夜晚又咳一声，抬脚进了内室便不再说这话。

惜香也停住了话头，放下了帘子，这才笑着转过了屏风对坐在上首的黎氏说道：“夫人，二姑娘来给您请安了。”

黎氏穿着枣红色泥金刻丝团花纹长袖褂子，青色马面裙，头梳反绾髻，插着赤金嵌宝的大金簪。一双眼睛看向夜晚，神色淡淡的，开口说道：“让她进来吧。”

夜晚这才转过屏风，走了进来，先给黎氏行礼：“见过夫人，今儿个来晚了，还请夫人责罚。”

黎氏一向不喜欢庶子女称呼她为母亲，因此夜晚一直叫她夫人，所幸她也不愿意对着这个女人喊母亲，这是侮辱了这个词汇。

黎氏瞪了想要说话的夜曦一眼，脸上带了些笑意，看着夜晚说道：“听说昨儿个就有些咳嗽，大夫给你开的方子可还用着？本来今儿个免了你请安，让你好生歇着。不过咱们要去相国寺上香祈福，想着这几年你身子骨一直比较孱弱，索性跟着一起去拜拜菩萨，沾沾佛家的香火说不定回来就能好得多了，只好辛苦你了。”

夜晚心里冷笑一声，黎氏最会做表面功夫，从不让人捉到把柄，这话说得真是让人一点错处都找不出来。若是不了解黎氏为人的，只怕真是要被这慈母心肠感动呢。这次去相国寺本就是为夜晨，只是单单带夜晨一个去，难免会引起慕元澈的怀疑，所以这才兴师动众嫡庶四人一起出门，这才不惹人生疑。夜晚心里嗤笑一声，黎氏还是一如既往的精明，做每件事情都要尽力谋取最大的利益，这不就做了一个体贴善良担忧庶女身体的好主母吗？

“都是老毛病了，劳夫人挂怀，这几日倒是轻快了些。能去相国寺祈福，也是女儿的福分。”母慈女孝什么的，夜晚也会演。

黎氏很是满意夜晚的上道，这才站起身来说道：“那就出发吧，天冷路上走不快，早些出门也好早些回来。”

“是。”夜晚低声应道，眼角瞥到夜晨打量自己的目光淡淡的，就像在看一只无足轻重的小老鼠。夜曦的眼神就凶狠得多，这倒是个藏不住的，最下首的夜萱盯着自己的目光十分阴郁，让人很是不舒服，说起来夜家三位待选姑娘中，夜萱中选的可能性最低，难怪瞧着自己不顺眼。

今年选秀，只是夜家就有三个年龄相当的，却只能有一个进宫，不要说夜晚势在必得，便是夜萱，只怕也不是真的无动于衷的。只是梅姨娘毕竟是黎氏的陪嫁丫

头，卖身契都在黎氏的手里捏着，因此夜萱做事也是多有顾忌，但是对自己她可没什么顾忌。

“装什么病西施，也不看看自己的德行。”夜曦经过夜晚的身边时，还是忍不住开口讥讽了一句，挑衅的眼神直对上夜晚的眸子。

夜晚是带着酈香雪记忆的人，以前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虽然最后落得那样的下场，但不管是智谋还是眼界，又岂是眼前的小姑娘能比得上的。

夜晚不屑于跟夜曦犯口舌，没必要因此惹得黎氏对自己不满，因此只是轻轻地，淡淡地，用眼角扫了一下夜曦，嘴角带着浅浅的、怯怯的笑容，抬脚缓缓跟了出去。

便是这样的一个眼神，这样的神色，却让夜曦更加愤恨，不敢这个时候惹事，只能狠狠地瞪了夜晚一眼，又推了一把夜萱泄愤，瞧着夜萱踉踉跄跄往后跌了几步，这才出了口气，昂着头大步走了出去。

夜萱站直身子，半垂的头让人瞧不见她的神情的变化，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再抬起头来还是以前那个娇柔的夜三姑娘，委委屈屈地跟在夜曦的身后往外走去。

这一切周围的丫头婆子早已经见惯，丝毫不为夜萱觉得委屈难受，嫡庶从来都是分水岭，天与地的差别。

马车颠簸无比，冬天的路因为下过了雪又上了冻，格外的冷硬，马车行走其上，摇摇晃晃的越发不平。

夜晚靠在软垫上，即便是铺了厚厚的垫子，还是有些难以忍受。酈香雪是酈家合家上下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娇娇女，吃穿用度不亚于皇室公主，行走坐卧，言行举止，从小便被严格地教养，她是酈家的女儿，是酈家的脸面，每走一步都要细细衡量。

清平酈家，满天下谁人不知。大夏的士族根深蒂固，便是成睿帝慕元澈上台依旧无法撼动其位置。皇权与士族的矛盾越发的尖锐，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整个大夏的官吏选拔都掌握在世家手里，成睿帝这个皇帝也做得着实有些窝囊。

而酈家，是世家之首。

酈家女，素来是各世家跟皇家抢夺的目标。

可是，酈家到了这一代就只有一个女儿，当年酈香雪也是被众人争相奉迎崇慕的对象，只可惜就是因为相国寺的偶遇，让她对慕元澈一见倾心，爹娘家族拗不过她的任性，终于将她嫁给慕元澈，可最后……却是落得一尸两命的结局。

酈家儿女，少而聪慧，出口成章，才华盖世，能得其一句称赞，便能获众人认可。当年多少京都名媛为了能跟酈香雪说上一句话，得到她一句赞赏，而费尽心思绞尽脑汁。



郦，这个姓氏，是权力跟尊贵的象征；郦家，是天下风骨跟风流名士的向往之地。朝中官员十之五六皆出郦家，可见郦氏之权势根基厚重。

否则当年，慕元澈既不是中宫所出嫡长子，又不是先帝最喜爱的儿子，凭什么能打败太子，铲除宠王，最后登上那尊贵的九五之尊的位置。毫不夸张地说，慕元澈的帝位，郦家出力至少有一半。

想到这里，夜晚的心又开始翻滚的绞痛，郦家为慕元澈做了这么多，郦香雪为慕元澈付出那么多，为什么他要骗她？她宁愿一开始就知道慕元澈娶她是为了她身后的郦家的权势，而不是她一直以为的，无限珍惜且深感幸福的爱情。这样至少她死了，她不会去怨恨，不会抱有那些天真的情情爱爱的幻想。

只可惜，她知道得太晚，太晚，太晚。

相国寺依旧香火鼎盛，来往行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姑娘，到了。”冬晴的声音隔着马车响起。

夜晚下了车，这里的姑娘出门都不用戴纱帽遮挡玉颜。打眼望去，就看到这肃穆雄壮的寺庙门前，男男女女穿梭而行，五颜六色的衣衫在人海中滑动，不时地能听到清脆的笑声传来。这样的严冬，也无法挡住这些年轻男女的热情。

“阿晚？”一个惊喜的声音从夜晚的身后传来，夜晚听到这声音也是面带喜色，猛地转过身去。

“清姐姐？”夜晚快走几步，迎上了正往她这边走来的司徒冰清。

只见来者一身翠色广袖襦裙，腰系碧绿锦带，越发显得腰若流素，仪态万千，仿若夏夜的盈盈满月，临水的踏波仙子。此人正是右相司徒家的嫡长女司徒冰清，不过月余未见，夜晚打眼瞧去，却觉得司徒冰清越发的如出水芙蓉般清幽。

“没想到你今几个也来了。”司徒冰清握住夜晚的手，眉眼间全是欢愉的笑容。

夜晚压低声音，悄声说道：“我家夫人想要那位提前露个脸，我们只好来陪同了。”

司徒冰清瞬间就明白了，嘴角带着讥讽，眉眼间的柔和转瞬消去：“真是有心的，你还是打定主意要进宫？看着这情势，你这条路可不好走。”

司徒冰清跟夜晚素来交好，自然是知道夜家的情况，因此这话说的声音极低，隐含担忧。

“我，别无选择。”夜晚轻叹一声。

司徒冰清明白，也跟着一叹，这时又听到夜晚问道：“清姐姐，你既不愿意进宫，今几个来凑什么热闹？”按照道理来讲，司徒冰清躲避这种场合还来不及呢，这是个打死也不进宫的主。

大夏四大世家，酈傅司容。酈家自然是第一世家，司徒家排第三，司徒冰清正是司徒家的嫡长女，地位在京都可谓是十分的重。

此时，夜晨、夜曦还有夜萱都已经下了马车，转头就看到夜晚正跟司徒冰清说话，几个人的眼中都露出羡慕来。司徒这种世家，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将军府能攀附的。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司徒冰清偏就跟夜晚对上了眼，两人竟做了手帕交，令人羡慕嫉妒得很。

夜晨的神色也不好看，她几次跟司徒冰清交好，都被不咸不淡地躲开了，因此看到这一幕，格外的硌眼，脸色就有些微青。不过，司徒家是她们得罪不起的，因此还是要过来打个招呼。

司徒冰清本要跟夜晚多说几句话，谁知道瞧着那几人都过来了，便有了些不耐烦，低声说道：“改日下帖子请你过府一叙，今几个怕是不能多聚了。”

夜晚顺着司徒冰清的眼神望去，无奈地一笑：“你呀，还是眼里不容沙。得，我就不妨碍你这个天仙嫡女扮高贵了，你可记得，过两天一定下帖子，你不下帖子，你司徒家的大门我可进不去。”

司徒冰清无奈一笑，知道夜晚的话不是说笑，慎重地点点头：“不是我家势力，实是无奈之举，若是人人皆可随意进我家门，司徒家早无清净了。你且放心，回头我就办此事。”

夜晚自然不会怪司徒冰清，酈香雪是酈家贵女，酈家的规矩可比司徒家还要烦琐几分。

这边夜晨带着夜曦跟夜萱过来，司徒冰清正好跟三人擦肩而过，司徒冰清板着脸跟三人连个招呼也不打，施施然离去。

世家贵女，自有尊贵之处，这般的倨傲，便是将军府的嫡女也不敢指责，只有仰望的份儿，这就是门第身份差距带来的社会地位尊卑的差别。

“母亲已经走了，我们也赶紧过去吧。”夜晨努力压下自己的火气，看着夜晚轻轻一笑，心里想着既然司徒冰清也来了相国寺，又跟夜晚交好，说不得今几个还要拜托夜晚牵针引线一番，因此态度便格外的柔和。

夜晚心中明白也不戳破，夜晨算是白算计了，司徒家既然今日来上香，这么多的官宦之家，要是每一家都见，也不用拜佛了，司徒家必然是闭门谢客，一门心思只上香的。

各自打着不同的算盘，在知客僧的领路下，一路走进了相国寺。相国寺占地极广，即便是这么多的人也不见丝毫的拥挤。黎氏早就在相国寺预定了厢房歇息，因此今几个不用在外面挨冻。

夜晚的厢房跟夜家的其余几位姑娘紧挨着，但是夜晨跟夜曦并未回自己的房



间，而是去了黎氏的厢房。因为今几个烧香的极多，等到夜家要到午后了，因此黎氏发话了，各位姑娘可以带着侍女护卫在相国寺随意走走，用午饭的时候再回院子里。

吩咐下来后，黎氏自行带着夜晨跟夜曦便走了，只剩下夜萱跟夜晚，夜萱看着夜晚，柔柔地笑道：“二姐姐，我们结个伴可好？”

夜晚今几个还有重要的事情去做，怎么可能会带着夜萱，于是浅浅一笑：“三妹妹，我还要歇歇脚，你且自去玩耍吧。记得带着丫头跟护卫。”

夜萱无奈，明知道是托词，又不能厚着脸皮强跟着，只得面色一僵缓缓离去。

夜晚回了屋子里，重新梳妆一番，这才推开门，望着相国寺她曾经去过很多次的密地，迈出了第一步路。慕元澈，终于又见了。

相国寺依山而建，山势峰峦雄伟，庙宇精美开阔。若是春夏之际，整座寺庙掩映在崇山峻岭、碧树红花之间，景色最美。

此时，正值冬季，又刚下过雪，满目皆是雪白，枝头也是一片晶莹。置身于这样的景色中，虽然有些寒冷，却是格外地令人心旷神怡。

相国寺后山有座落霞峰，这落霞峰山势陡峭，其实并不太高，只要有耐力，花些时间便能攀爬上去。只是这落霞峰颇为隐蔽，乃是在两座山的隐峰之中穿透出去的一个小山角，若是不加用心，只会当做一个寻常的山峰给忽略过去了。

当初之所以能发现此处所在，还是因为酆香雪贪玩，不小心误进此处，却没想到反而误打误撞救了被追杀重伤的慕元澈。

夜晚已经让冬晴打听过了，黎氏只知道今几个慕元澈会来，却不知道他会去哪里。因此黎氏带着夜晨跟夜曦，便守在最热闹、最雄伟的大殿处。

夜晚这才轻呼一口气，这落霞峰是酆香雪跟慕元澈的秘密之地，是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的所在。断然不会轻易泄露出去，看来只是有人打听到今几个慕元澈会来相国寺，却探查不到他的具体行踪。

爬到了半山腰，夜晚停下来喘口气，冬晴也跟着停住脚，气喘吁吁地说道：“姑娘，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冬晴，你知道我是一定要进宫的。”夜晚继续往上爬，提着衣角不让它浸湿，边爬边开口说道。

“是，奴婢知道。”冬晴低声应道。姑娘在将军府的日子并不好过，更何况就是为了大少爷以后有个好的前程，姑娘也是一定要进宫的。作孽的，大少爷偏生是个庶长子，夫人心头的一根刺，只有姑娘进了宫，获了圣宠，兴许将军会看在姑娘的面上对大少爷好一些。

夜晚并未回头，仰望着快要到的山峰，低声呢喃：“冬晴，今几个夫人为什么要我们一起来相国寺？”

“听说皇上今几个会来。”冬晴。

“是啊，人人都知道皇上会来，但是却无人知道皇上究竟会出现在哪里，我不过是在赌。”夜晚浅浅一笑，继续往前走，地上路滑，因此每走一步都格外地当心。

冬晴闻言，皱眉说道：“可是姑娘，这个地方如此偏僻，又这样难走，皇上怎么会来这里？”

“所以，才说是赌。”夜晚自然不会告诉冬晴她为什么会知道皇上会来这里，即便是亲密如冬晴，信赖如司徒冰清，她也不会跟酈香雪一样，轻易信赖别人最后搭上的的是自己的命。毕竟，甘夫人跟她可是多年的姐妹，酈香雪是真的把甘夫人当姐妹的。

终于爬上了落霞峰，再次站在这里，看着熟悉的地方，眼眶不由得红了。这里有太多美好的回忆，站在这里，她的心情就忍不住地激荡。

慕元澈，酈香雪已经被你杀了，你孤单地站在这里，看着你们厮守过的地方，你的心里就不会愧疚，就不会自责吗？

“姑娘，真的有人来了。”冬晴几步走了过来，神色中满是紧张，抓着衣袖竟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

北风犀利如刀，刮在脸上生疼生疼。夜晚蹲下身子挽起袖子，开始用手捧起雪堆起雪人来。冬晴不知道自家姑娘要做什么，但是还是很机灵地上前帮忙。

白茫茫的天地间，那一抹天蓝色的身影，不停地来回奔跑，嘴角带着大大的笑容，眼睛亮得好像天上的星辰，清脆的笑声仿若银铃，在这孤寂的天地间来回地飘荡。

慕元澈还未登上这落霞峰，便听到了一串串的笑声，眉心一皱，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了别人，脚步便是一顿。

身旁的严喜一见，忙低声问道：“皇上，这落霞峰上似乎有了别人，要不奴才先去驱赶了她们？”

慕元澈十分不喜这里居然有陌生人在，正要点头，忽听到上面有道娇呼声隐隐约约传来：“冬晴，哎呀，你真笨，歪了，歪了。”

听到这句话，慕元澈正要说出口的话，生生被噎了回去。脑海中突然也有道声音回响起来，一样是笑得这样的甘甜，也一样是这样的娇憨，那声音几乎夺脑而出：

“弄箫，你真是笨死了，歪了歪了。”

慕元澈心神一颤，挥挥手说道：“不必了。”说着就大步地往上走，很快地就来到山顶，极目望去，便看到宽阔的平地上，有一抹天蓝色的身影，正在雪地上忙碌着。

看到那抹天蓝色，慕元澈觉得呼吸都一下子顿住了，便是旁边的严喜也给唬住